

正在视频平台播出的36集古装剧《百花杀》，女主角一出场就含恨离世，又带着全部记忆和调香绝技再世为人，她用香帮助朋友，用香除掉对手，用香侦破奇案，用香逃出生天。剧情虽不乏艺术夸张，但是剧中呈现的香料、香具和香道均有历史渊源，甚至对现代生活也有参考价值。

香饼
脱模塑形的合香

开场第一集，女主角以信王妃顾青栀的身份坐在书桌前，桌上摆着一只八角形香炉。她拿起一双银筷子，夹起一枚小圆饼，放在香炉里的炭灰上，又用银勺舀起细腻的香灰，将那枚圆饼埋住，最后给香炉盖上盖子。几缕轻烟从镂空的炉盖里冒出来，我们隔着屏幕似乎也能闻到香气。

然而就在此时，女主角却端起一杯毒酒一饮而尽，随后倒在地上。她倒下时碰翻了香炉，苍白的香灰弥漫了整个画面。待香灰散尽，她已经重生，变成了昭宁郡主沈汐和。

那只香炉，那只银勺，那双银筷子，都是焚香时常用的工具，简称“香具”。至于那枚小圆饼，古称“香饼”，通常由多种香料配制而成，可以直接点燃，也可以使用炭灰慢慢熏烤，让香气缓慢、均匀、持久地散发出来。

身为现代中国人，我们日常接触到的香多数是线香，就是那种条状的细香。焚烧线香的方法最简单，拿打火机点着香头，吹灭火焰，插到香炉里就行了。

古代中国也有线香，但是线香常被上流社会和香道玩家鄙视。士大夫阶层偏爱两种香：一种是块状的单品香，例如切成块的沉香、结成块的乳香、捏成块的麝香；一种是脱模塑形的合香，即将多种香料磨成粉末，掺入胶料，拍成饼子，摁到模子里压紧，再磕出来，阴干收藏。女主角开场焚烧的那枚小圆饼，就是脱模塑形的合香。

既然要脱模塑形，那么塑出来的形状必然不止一种，可能是扁乎乎的小圆饼，也可能是球状、月牙状、花蕊状、立方体、长方体，压出来的成品上面还可能印着花纹和字迹。

南宋有一部制香宝典《陈氏香谱》，第三卷收录一道“笃耨(nòu)佩香”，便是典型的脱模塑形合香。原文写道：

“沉香末一斤，金颜末十两，大食梔子花、龙涎各一两，龙脑五钱。右为细末，蔷薇水徐徐和之得所，白杵极细，脱范子，用如常法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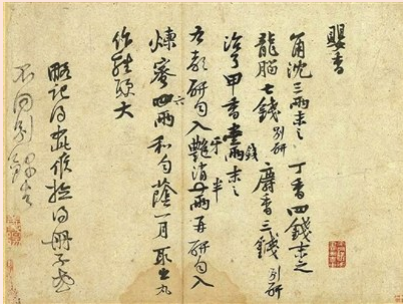
此处1斤为16两，金颜即安息香，龙涎即龙涎香，龙脑即天然冰片，蔷薇水是用大马士革玫瑰蒸馏而成的高级香水，在古代中国非常昂贵，而“范子”就是模子。拿出16两沉香、10两安息香、1两大食梔子花、1两龙涎香、5钱冰片，统统磨成粉末，用蔷薇水慢慢调匀，舂捣成泥，放进模子，压出造型。

究竟压成什么造型呢？原文没说，但我们能从名字“笃耨佩香”上猜出来。笃耨是古代高棉语，本义为树脂，例如安息香就是树脂。所谓佩香，是指穿绳悬挂、随身携带的香，它可以是正方形、长方形、如意形，顶端必须有孔。在明清时期，长方形的佩香更为常见，顶端有一个圆孔，孔中可穿丝绳，挂在腰带上，仿佛腰牌，时称“香牌”。随身带着这样一枚香牌上街，香飘十步，相当拉风。

目前，常州博物馆藏有一枚脱模塑形的宋代香牌，形状为正方形，边长4.5厘米，厚1厘米，正面印着“中兴复古”四个字，在“中”字上有钻孔，那当然也是用来穿绳挂在身上的。

闻香识人
岁月风雅

从《百花杀》看传承千年的中式嗅觉浪漫



黄庭坚《婴香帖》。



南宋古墓里出土的“中兴复古”香牌，边长4.5厘米，厚1厘米，背面有龙纹，正面模印“中兴复古”四字，在“中”字有钻孔，可穿绳佩戴。



宋朝景德镇窑 青白瓷鸭嘴型香炉。



▲南宋古墓里的添香侍者石刻，在这幅高浮雕画面上，中间香案放置牡丹花瓶和三足鼎形香炉，左侧男仆叉手站立，右侧男仆一手持香盒，一手给香炉添香。

焚香
不是直接烧 而是慢慢烤

作为一部以香道推进情节的古装剧，《百花杀》多次出现焚香镜头，大多不是直接点燃线香或块香，而是把香饼、香丸放在隔片上，让没有明火的炭灰烤热隔片，让香饼、香丸缓缓出烟。

这种焚香方式叫作“隔火熏香”，曾经盛行于唐、宋、元、明，并在唐宋时期传入日本，成为日本香道的主流。

日式焚香通常是这样：夹起一块烧红的木炭，放进一个小小的圆形手炉；用细细的炭灰或香灰埋住这块木炭，堆成圆锥形，用筷子压出花纹；在圆锥顶上放一只云母片；把切成碎块的一块或多块沉香放在云母片上；然后盖上炉盖，慢慢品香。

如果我们留心唐诗，会发现唐朝士大夫早就在玩隔火熏香了。李商隐《烧香曲》有云：“八蚕茧绵小分灶，兽焰微红隔云母。”您看，李商隐也是把云母片放在红炭上，再把香料放在云母上。

明朝文学家文震亨著有《长物志》，在第七卷大谈香道，并说隔火熏香时应该使用什么隔片：

“砂片第一，定片次之，玉片又次之，金银不可用。火浣布如钱大者，银镶四围，俱用尤妙。”

把旧砂锅打破，将锅底磨成薄片，这就是最好的隔片；河北定窑的瓷器也可以磨成薄片，比砂锅片略次；玉片受热容易碎裂，金箔和银箔花钱太

录着不同时代的社会风貌与人文心绪。

清代汪节庵墨店是当时的行业翘楚，其制有一套四锭佛像经文墨，分别为“大千世界”“香风花雨”“水月皆空”“本来面目”。其中，“本来面目”墨锭尤为精美，正面上铭篆体“本来面目”四字，下方阳刻一尊双手合十、打坐于莲花台上的佛像，纹理线条细腻；背面则刻有蝇头小楷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。《函璞斋墨谱》载：“江南大吏，多方献物，入选之墨，必用汪氏。”和《家业》中的贡墨一样，汪节庵制墨常被选作贡品，足见制作技艺之高超。

美丽牌、金鼠牌香烟是民国时期知名的民族卷烟品牌，由上海华成烟草公司出品。华成公司特别注重广告宣传，其抓住当年文人常吸食香烟的风气，将目光聚焦名噪一时的胡开文仁记徽墨上，打造了一对广告墨。其中，“金鼠牌”墨锭主图为一个打开的烟盒，上方标有广告语“烟味好、价钱巧”；“美丽牌”墨锭则将品牌名称嵌入广告语中，“有美皆备、无丽不臻”的广告词朗朗上口。墨锭上鑲金的烟盒，浮雕

调香
君臣佐使 寒凉温热

本剧女主角擅长调香，她在第一集调出“引兽香”，挂在一个欺负民女的太监身上，引来野兽吃掉太监；在第五集调出“辟寒香”，放在男主角的卧房，可以温养经脉，治疗男主角的疾病；她还在第六集调出上等佛香“闍(dū)提华”，让法华寺的方丈五体投地，因为方丈试验多日都没能调出此香。

调香就是合香，过程类似配药，讲究君臣佐使。苏东坡的门生黄庭坚写有一幅《婴香帖》，能让我们初步了解宋朝士大夫调香的方法和过程：

“角沉三两末之，丁香四钱末之，龙脑七钱别研，麝香三钱别研，治了甲香一钱末之。右都研匀，入牙硝半两再研匀，入炼蜜六两和匀，荫一月取出，丸作鸡头大。”

角沉是天然结成犀牛角形状的沉香树脂，甲香是海螺开口处那片小小的甲壳。甲壳带有腥臭，必须浸泡、漂洗、蒸煮，炮制之后才能入香，故此黄庭坚要求使用“治了甲香”，即炮制过的甲香。将3两沉香树脂、4钱丁香、7钱龙脑、3钱麝香、1钱甲香研磨成粉，再配半两牙硝（硝酸钾），再掺入6两熬过的蜂蜜（炼蜜），将以上材料搅拌均匀，在阴凉干燥的地方陈放一个月，最后搓成小丸子，直径不到1厘米，类似鸡头米（芡实）。

在这个调香方子里，沉香用量最大，是君；丁香、龙脑、麝香用量较小，是臣；甲香本身没有香味，但它能锁住其他香味成分，是沉香、麝香等香料的辅佐；硝酸钾是助燃剂，防止成品香在焚烧时中断；蜂蜜则是天然的黏合剂，没有黏合剂就不能把各种香粉搓成丸子。

古代中国香道典籍众多，黄庭坚的外甥洪刍著有一部《香谱》，南宋文人陈敬著有《陈氏香谱》，南宋泉州海关官员叶廷珪著有《香史》，明朝还有一部香道集大成之作《香乘》问世。这些典籍记载的调查方子浩如烟海，除了使用沉香、檀香、麝香、龙脑、乳香、甲香、没药、胡椒、茴香等香料，还会用到桃花、杏花、茉莉、薄荷、甘松、藿香等草本植物。香料成分不同，成品香的功效自然千差万别。

回到《百花杀》剧情，女主角调制“引兽香”时，应该大量使用了麝香、阿魏、茴香油、猫薄荷之类的香料，因为它们对一些大型猫科动物或犬科动物有较强吸引力。

古代中医理论认为，香料如同药物，有寒、凉、温、热之别。例如冰片是典型的寒性香料，麝香是典型的热性香料，沉香是典型的温性香料。女主角为男主角调制“辟寒香”，用的可能是麝香和沉香。男主角身上常佩一种“冷梅香”，即使化了妆、变了声，也能被女主角识别出来，该香可能使用了冰片、枫香、山马茶等寒性成分。

另外，女主角在法华寺调制的所谓上等佛香“闍提华”也有据可查，该香名称出自《法华经·随喜功德品》，与须曼那华香、瞻卜华香、多伽罗香等一起列入“法华诸香”。这些香名听上去非常神秘，实则只是一些植物的梵语名称，其中须曼那华即夜茉莉，闍提华即大花茉莉，瞻卜华即黄兰，多伽罗即山马茶。

多，都不建议使用；如果有石棉布（火浣布），裁剪成铜钱大小，用银箔镶一个圆边，那尤其绝妙。

明朝养生学家高濂著有《遵生八笺》，书中解释为何不能直接焚烧香料，为何非要使用隔片：

“烧香取味，不在取烟。香烟若烈，香味漫然，顷刻而灭。取味则味幽，香馥可久不散，须用隔火。……灰上加片，片上加香，则香味隐隐而发。”

焚香是为了享受香气，而不是为了吸入烟尘。直接焚烧，烟尘猛烈，香气很快就没了。想让香气持久不散，就得隔火熏香。在热灰上放隔片，在隔片上放香料，香味隐隐发出，才是科学的焚香方式。

不过，高濂推荐使用的隔片并非砂锅片，也不是什么定窑瓷片，而恰恰是文震亨否定的玉片。玉有软玉，有硬玉，翡翠、绿松石属于硬玉，受热易裂；和田玉、独山玉属于软玉，韧性较强。或许文震亨用过翡翠片隔火，发现不好用，而高濂只用和田玉片，感觉没问题。

总而言之，《百花杀》呈现的调香和熏香情节均有历史渊源，或许这部剧还能再次激发我们对古代香道的兴趣，吸引我们亲手调香、隔火熏香，体验传承千年的中式嗅觉浪漫。

（据《北京青年报》）

清代铜胎掐丝珐琅烛台



该烛台高26.5厘米，雕饰胡人眼若铜铃，阔鼻直口，半蹲半跪，右臂下垂，左臂托盏。该烛台铜胎厚重，掐丝及釉色具有清康熙珐琅器的典型风格。整器制作精美，造型别致，兼具实用性与装饰性。（据《侨乡科技报》）

元代青花梅瓶



该梅瓶高42厘米，瓶身通景描绘汴梁书生王焕春游百花亭，偶遇名妓贺怜怜。后王焕财尽被逐，贺怜怜暗中资助王焕从军立功，最终二人得以团圆。

该瓶造型端庄秀丽，线条富有张力，为元代青花梅瓶中的精品。画中人物动静相济、形神兼备，神态栩栩如生，令人百看不厌。（据《侨乡科技报》）

瓷枕消暑好纳凉



武汉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宋磁州窑虎形瓷枕，高8.8厘米，长28.2厘米，宽15.5厘米。顶部枕面施白釉，绘山水飞鸟，以浓墨绘山石、林木水草，尽显奇崛繁茂之姿；淡墨绘飞翔中的人字雁阵，寥寥数笔，活灵活现。周身以大写意的手法遍绘黑色虎纹，线条粗犷简洁，粗细相参。胎呈灰白，敷化妆土，虎身黄褐釉，毛发斑纹以黑彩绘成，虎的耳朵、眉毛、眼睛、嘴巴等以白釉点缀，胎质致密厚重，釉面肥厚光亮。

细细观之，只见虎目圆睁凝视前方，显得炯炯有神，劲挺的鼻翼下，虎口微张，利齿獠牙，隐隐有咆哮之声。虎爪弯曲如钩，钢鞭一样的虎尾自然地圈于器身腹部，将虎机警灵活、伏低伺机扑向猎物的习性刻画得入木三分。

民间传说虎神有驱妖镇宅、祛邪避灾之能，因此古时常以虎的兽面形装饰青铜器、铺首、瓦当、瓷枕等器物。唐时，虎除了镇妖辟邪，还有“早得贵子”的吉祥寓意，故也是女性出嫁的嫁奁之一。唐代韦后的姐姐出嫁，使用的就是兽形枕，以求辟邪得子，宋代虎形瓷枕在民间更是普及。

“久夏天难暑，纱厨正午时。忘机堪昼寝，一枕最幽宜。”这首镌刻于一件宋代瓷枕上的五绝，道出了瓷枕消暑的千般妙处。瓷枕因为清凉适宜，被古人于炎热的夏季广泛使用，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就有提到：“久枕瓷枕，可清心明目，至老可读细书。”磁州窑为我国北方著名民窑，创烧于北宋中期，其后一直延续至明清，窑址集中于河北省磁县一带，烧制的瓷枕以虎为造型的最为多见。

瓷枕工艺复杂而精湛，极富表现力与艺术性，集刻、划、剔、印、堆塑等多种技法于一身，造型、釉色、纹饰丰富多彩，美轮美奂，各具特色。

匠人或题诗其上，诗情洋溢枕面，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磁州窑瓷枕上的一首《行香子》，其中的“一帘床畔，千卷窗间，有时行，有时坐，有时眠”之句清新脱俗，令人于炎炎夏日中感受到一缕来自大自然的淡淡清凉，对古人闲适、恬淡的瓷枕之乐充满向往。有的瓷枕纹饰内涵丰富，画意相随，山水、人物、花卉、鸟兽充盈其间，神话、传说、典故耳熟能详，充满美好的艺术旨趣。有的瓷枕形似莲花，绿意缤纷，凉意自生；有的瓷枕刻画蕉叶纹饰，清凉如水，暑气不侵；有的瓷枕釉色青郁，让人感觉就像枕头一泓清波，在习习凉意中酣然进入梦乡，在为瓷枕倍添清凉意境的同时，亦体现了制作者刻意在瓷枕上营造出一片清凉环境的匠心独运。

“巩人作枕坚且青，故人赠我消炎蒸。持之人室凉风生，脑寒发冷泥人惊。”盛夏溽暑，吟咏北宋文学家张耒的《谢黄师是惠碧瓷枕》，想起古人依靠自己的勤劳、智慧发明了瓷枕这一极具特色的纳凉寝具，来度过一个个难耐的酷暑季节，并赋予瓷枕精美的艺术内涵，真是令人感叹。

（据《人民政协报》）



▲在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斩获金奖的地球墨。



►抗战胜利纪念墨。

千年徽墨，不止风雅

前段时间播出的电视剧《家业》，以明代徽州为背景，聚焦制墨世家李氏的兴衰沉浮，还原烧烟、合胶、捶打、雕版、晾墨、描金等传统工序，让千年徽墨再度引发大众关注。

徽墨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古人云，有佳墨者，犹如名将之有良马也。佳墨之中，又以徽墨为最，向有“拈来轻、磨来清、嗅来馨、坚如玉、研无声、一点如漆、万载存真”的美誉。徽州墨业始于唐宋五代时期的歙州，北宋宣和三年（1121年），宋徽宗改歙州为徽州，徽墨之名由此正式确立。徽墨业随之更步入黄金时期，墨锭也从实用文房器具，发展为兼具观赏价值的高雅艺术品。2006年，徽墨制作技艺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世人多知徽墨为案头清雅文房，其实，徽墨不止于风雅端庄，还不乏贴近生活、映照时代的鲜活意趣。从禅意十足的佛像经文墨，到民国时期的商业广告墨、融通中西的地球墨，再到铭记家国情怀的抗战胜利纪念墨，形制各异的墨品中，记

细致入微，颇为精美。

还有一方在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斩获金奖的异形墨——地球墨，亦出自胡开文墨庄。墨呈扁圆形，表面绘有世界地图，洲界、国名、首都的汉英双语标记清晰可见。其中，我国版图上还刻有“安徽省”三个中文正楷字，表明徽墨源自中国安徽。一眼望去，很难看出这是一方墨。且不说这鑲金饰银、五彩点缀的华丽外表，也不论这与地球仪几乎无差的地理分布，这份创意在当时也是极为难得的。

方寸徽墨，亦可承载家国情怀、铭刻民族荣辱。家父收藏的一方油烟料抗战胜利纪念墨便是佐证。该墨长约8厘米、宽约2厘米，笔力刚健，下镌“徽州文光堂监制”两行小字。正面填金楷书“抗战胜利”四字，背阳刻“一九四五年九三纪念”九字。其造型简单、刻纹简洁，却给人一种庄严肃穆之感。这块纪念墨由专司刻书的徽州文光堂出品，展示出百姓对抗战胜利的喜悦之情。

（据《中国文化报》）